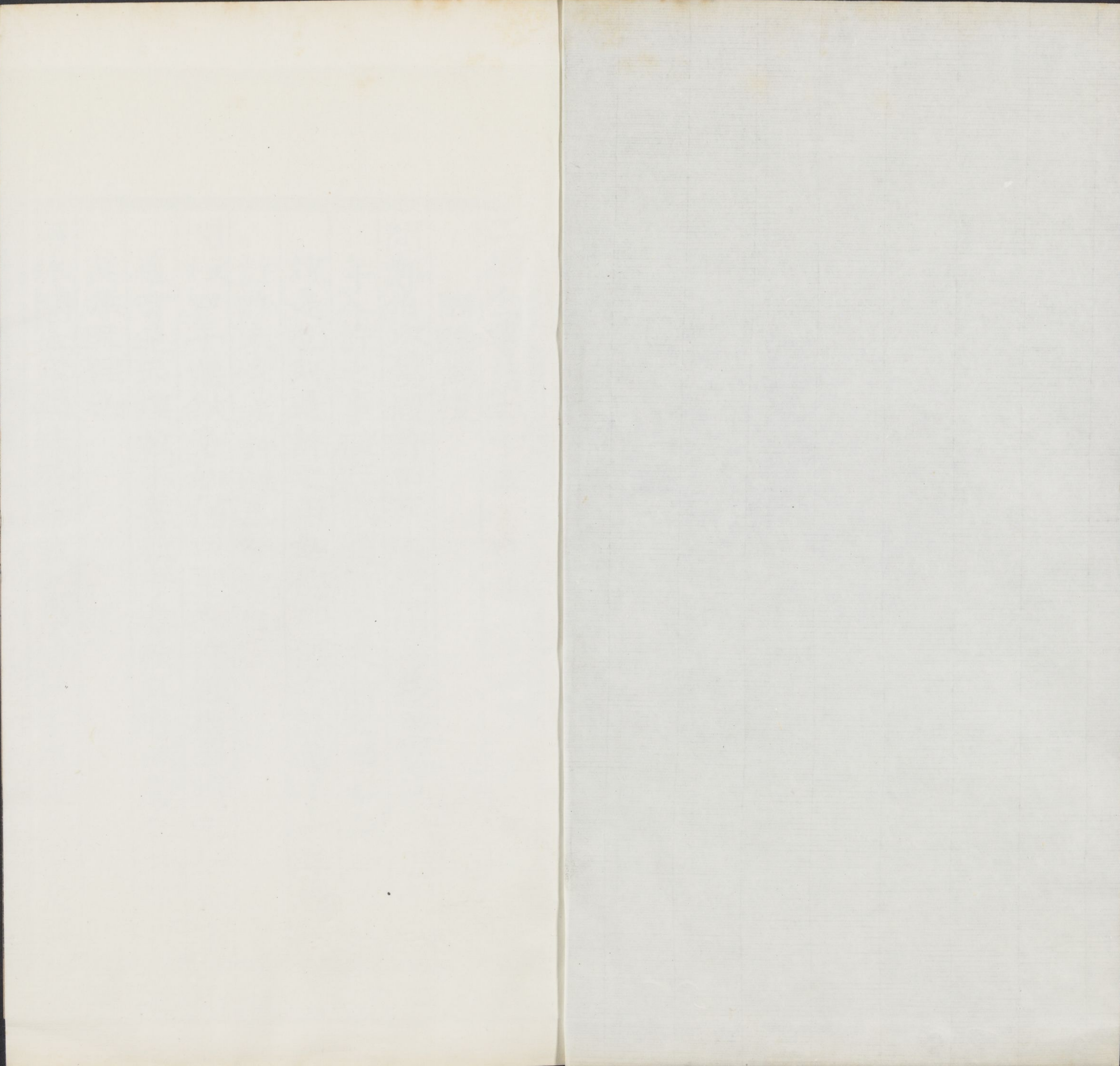


T 9111 / 1285

7



二程全書卷二十五

遺書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集卷之

附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紡田黎母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魯人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情而時也如桓不道皆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東公問社於軍我之言曰社字本是土字文

二程全書第二十五

遺書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傳以隱十

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
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
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
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
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
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
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
勝者也

思叔問苟或如何曰或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顛常稱
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
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棟問史稱董仲舒是
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類

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
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
喪而取也春秋微頭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
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
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
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
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
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姒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如

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發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及風如

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

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

示王弼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

言眾則曰食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執之是也

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

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

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

見者為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

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

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群雀集

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

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龍不化加无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于齊致于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為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禘曰禘合祭也諸侯亦祭禘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頌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禘不謂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而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厥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問婦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

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
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
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
師節度使賜土地而還所畜不其多財亦可息也太
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亦甚多又嘗賜宴酒酣
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
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既問所以歸
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率對翌日各以表進

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
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
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
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
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
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
今因以為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
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

可章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為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
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
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
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
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
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
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
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

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
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
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
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
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
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范文
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
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

能主其事以天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于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太青如何曰太青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青災肆赦者言皆則肆之青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踴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後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

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
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
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未薨預凶事
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
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
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
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
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
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用官司盟者曰
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
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遵周王
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晉命之事稍為近正故終齊
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
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
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

遺書卷十三
八
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未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遇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畧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二程全書第二十六 遺書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遠道則曰不遠道然卒遠道語君子曰
不遠道則曰不遠道終不肯遠道譬如牲牢之味君
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
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
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
上也但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趣之若注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怒

好

之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閭閻行行侃
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
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
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
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
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
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
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遺書卷十三 二
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
否曰固是只這一字湏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
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總思便是
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
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蠕螺贏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
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則
聖人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夫一
身何足惜也曰但者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
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
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
見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
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
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傳
說真箇有傳說在傳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

遺書卷之三
三
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
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
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
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
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
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
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

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
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
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
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
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
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却不問義理也孔子
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
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

而逃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在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為大夫曾皙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為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遷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為太

速二者皆不是。頃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者。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者一句。代對如何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是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為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曾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

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此亦豈知為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

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
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
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
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為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
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
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
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
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物誘於外事
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

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蓋謂修為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
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
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
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
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
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
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

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二程全書第二十六

二程全書第二十七

遺書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偽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

作樂章欲一作歌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

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

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閑雖後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須有二或美盛德則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閑閑睚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

備六義者有數義者

一本章句云能治亂絲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者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私欲則天理明矣

大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歷已見紂自絕于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遺書卷十四。二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
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頭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
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性所稟各異故生之謂
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
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
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
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
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為情動為
心質幹為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
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
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
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
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鄉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任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

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為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

遺書卷之四
四
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矣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言一作此地不可據英惟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

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辭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矣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還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勿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

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畧如何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天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

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卧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二程全書第二十七

二程全書第二十八

遺書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本

明先生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言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

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

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

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

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

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

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聞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

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嘆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
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
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飮之使
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
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
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
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
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
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
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
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
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
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
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

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

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

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

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

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

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

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

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

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
行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
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
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
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振也怨焉得剛甚矣怨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
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

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
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
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
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
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
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
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
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
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
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
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
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
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奮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
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
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
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
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
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
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少成者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

之而不以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交次之行次之言次之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其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

遺書卷十五
十一
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已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遠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曼衍而不断優柔而不決其
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
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
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
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
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
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
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
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
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
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使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
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

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
能為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
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
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
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
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為
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
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
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
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

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二程全書第二十九

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叙述

并叙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

幼集有奇字

有奇

一作異

質明慧驚人年

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

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說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

流俗後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

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

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

鄆縣簿未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

禮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集無為政二字條教精宥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終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為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據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神宗召對閣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

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宗屬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後容親廷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

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而附會之說先布

都下且其人素議黜閣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

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

之初集作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認我邪復以便親

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

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

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

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

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

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受闕掃穢開示本原

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

希集作世能集作造其藩閫集作者蓋集無鮮况堂奧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立之後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忿厲之容接人

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疑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

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

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志邁不事

標飾而自有哇眈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

復萌于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寔傲居洛城先

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

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資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各得人輪其情集有又問御史曰正已集無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集作忽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兩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羨思不行利澤

不施惜哉集無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集無此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與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平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交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集無此詳先生終繫官朔陸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委曲纖細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兩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
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
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
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
載持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
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
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
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
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
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

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
則不愧於集無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集無赤子非得
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
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
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
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
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
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
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
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

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
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
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
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昺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
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
集有微字妙造精義其言遠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
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

為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
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晏公如家其
誠心感人雖為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
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為一郡又如何哉使
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
故祿仕於筦庫以為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
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集無必合謙作乎規矩
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
都乃士人之區茲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實疑解惑閭
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

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
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
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

集無文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為門

此字以

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
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議作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
歎嗟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吊
以為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真道言事不合去國
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旁聞天下固已晏然
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

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
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
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兩者先生固已默而識
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
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
邊鄙防戎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
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
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
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

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
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
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達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
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而思之不忘先生嘗
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
老求為閒官居洛陽殆十餘集無年與弟伊川先生講
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
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後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
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技詞要其用在已而
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

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
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
餘歲殁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
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
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
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
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
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
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交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判卷為易與耳故從之遊者多能道遺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聞先生為政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

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為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竝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早而成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

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實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兢起姦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乾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鄴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

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
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
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
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果承
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
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為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廢於法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
一日忘朝廷然又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
所至士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
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

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己而士之游其門者
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
者忘爵祿不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嗔理願者有立
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
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
則悵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
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
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為也悲夫哭而為之贊曰天地
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
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

舒陰自此疑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
德其融心條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
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
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
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生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
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
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變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
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

固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苦不可行異端爭衛猶不與
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
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
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
衆知及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
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
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
懇惻非指已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
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

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
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
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
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
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
幼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
志爾汝郡呂大臨書

墓表

見伊川先生文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

明道二年幼有高雄非禮不動觀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

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徽宗實錄

皇祐二年年十八

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熟世俗之論

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

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

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

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

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浩陵記善錄治平熙寧

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

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

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

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
 群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
 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
 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始亂之要實有經世濟
 物之才非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
 先生所薦數十人以其父表
 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
 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
 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
 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
 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名命擢
 以不次是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披胡文定公文集
 云是時諫官朱先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
 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微至知幾其神之效言
 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
 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
 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

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
 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種放高孤素即聞於天下揆斯
 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順之道則有搏放而不及知者
 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
 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至論無
 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拜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
 况言乎孝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
 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
 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錄見實
 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云巖叟奏

願孝極聖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顯俱
 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趣召以來待詔
 關下四方安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
 如何處之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觀朝廷所以待之者
 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處之方而使之高
 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

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

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

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是以前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

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召

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

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淡靜而闕

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

而進願然非為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見而後

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

間兩得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

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

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

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

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

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

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

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

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甲

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

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錄實先

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

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

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集見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

國子監長式看詳國子監條制錄見實先生所定大槩以

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

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

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

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激誠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

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紀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

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

釋教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

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

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一人侍上習

業且以適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恭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

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

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

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

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

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

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

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敬優其祿今兼數局如鼓院染

院之類夷甫一功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

使兼他職則因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

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為祿也然後世

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

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亦不以為是也

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

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

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

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逐矣然祖

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

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

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

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

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而其為說常於

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

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

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道與祿仕不同常

如鼓院亦欲

朝廷亦欲

則今日

然後世

之故常公之

亦不以為是也

鮮知之故常公之

辭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亦不以為是也

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錄見語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

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

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鄒鉞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激

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錄語一日

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水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曰恐無

此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无

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

舊名嫌名皆勿復避錄語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未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

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

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馬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

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

求封乎覬語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畫

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錄語

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

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

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

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詆謗覬龜山語

年錄呂申公家傳又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

待御史呂陶言明堂降敕臣僚稱賀而兩省官欲往

真司馬先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吊喪於禮無害蘇

軾錄云以鄙語戲程頤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

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

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

輦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

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竝被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為食

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肉食為

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

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語門人朱公

悛輩御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

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

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

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

相黨蓋不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

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

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

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
 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
 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息
 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
 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來仲傳載呂申公之
 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其論事
 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
 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
 直稱然恣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
 為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
 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
 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
 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稀闊之
 美事而終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
 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
 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

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
 人相接不為闕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臣以
 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
 氣後甚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
 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為頤
 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是以輔導聖學至
 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欲為頤一言懷
 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
 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先生既就
 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
 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
 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
 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
 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
 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
 欲與館職判檢校簾中以靖其門者甚盛而蘇
 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

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五相非毀願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鞅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中入其說故願不復得召

道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

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

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紹聖

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門錄

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

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

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

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

便居住却見曲身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治州十月復

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

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焯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

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

盖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

肅公家私記云此除力李邦直范舜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

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去依舊致仕疑崇寧二年

四月言者論其本因致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

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叙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

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今監司覺察語錄云

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察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

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正西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

矣不必及吾門也錄見語五年復宣義部致仕觀實時易

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

力未衰尚觀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焞

日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易成熟讀詳味即

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

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錄見實於疾革門人進曰

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者用

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忠孝尹子云非也忠

力而為力
力而用力

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

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

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愷見明道

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

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

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

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季已至處

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先

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

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

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

先生之享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

說甫匍以吊喪... 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 衣雖細素冠... 襟必整食雖簡... 蔬飯必潔大... 中年老左... 右致養無遠... 以家事自任... 悉於書無所不讀... 於事無不能... 謝良佐曰... 餘曰又曰先生... 於書無所不讀... 於事無不能... 謝良佐曰... 伊謂伊川守正... 則盡通變不足... 動聲色指顧而... 集矣或曰... 人謂伊川守正... 則盡通變不足... 動聲色指顧而... 集矣或曰... 日陝右錢以鐵... 舊矣有議更以... 銅者已而會所... 鑄也利多費省... 非鑄者衆費多... 利乎又有鑄者... 息民不敢盜... 鑄則權歸公上... 非國家之大利... 乎又有鑄者... 息民不敢盜... 者伊川曰價卑... 則及是已而果... 然司馬公既相... 薦伊川... 入必倍矣增價... 則及是已而果... 然司馬公既相... 薦伊川... 而起之伊川曰... 將累人矣使... 朝富當國時... 吾猶可以... 行矣及司馬公... 大變熙豐復... 祖宗之舊伊... 川曰役法當... 紛論未可輕改... 也公不然之... 既而數年紛... 紛不能定由是... 觀之亦不可以... 見其梗槩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

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於世而衆乃以為... 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孳也立... 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 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道一餽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 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言知言者識其要也...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乎先生之... 道不可得而名也得一作某等不伊言者反以為病焉此... 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以為高焉日月以為明... 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 或得于數或觀于禮學者趨之趨之作世濟其美獨吾先

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七

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其滋天地其容我考父母其生

之君親其臨我考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

生有言一本上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

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

而一而後將等室於伊維之濱堂先生之墓以畢吾此

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

字上有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

二子一本無此五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

八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不待物而

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微然而山頽澤壞何以寄

情淒風一奠敬祀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候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

張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

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

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

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畢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

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膏布

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
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
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
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
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
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
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
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巨語之曰伊川之
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

門人人傳為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
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紛紛
深加詆諆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
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
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顧元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
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
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
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
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而

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
耳取世資而甘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
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
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
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
言恠語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
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
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
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

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
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
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
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
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恣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
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
弟子實是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言跡銘
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
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
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

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
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
小補之哉

二程全書第二十九

事德業之志必自其始也人之所
取言施行於世者皆自其始也
之遺便邪說者不復來聞而作
天下之

小補之哉

